

基于 ELES 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刘佳悦, 李岩

(沈阳化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沈阳 110142)

摘要: 在“双循环”战略驱动下, 内需市场扩张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当前消费市场呈现疲软态势,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凸显, 亟待研究和探讨。利用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 基于2014—2023年统计年鉴数据, 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 各类消费项目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均呈显著正相关, 揭示农村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边际消费倾向分析表明, 随着收入增加, 农村居民更偏向发展型消费。同时, 需求收入弹性显示收入是影响农村消费的关键因素, 医疗保健、交通通信、食品烟酒及居住是消费重点。最后, 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消费结构的策略建议, 以期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改进提供指导, 并促进农村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 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 ELES模型; 边际消费倾向; 需求收入弹性

中图分类号: F323.8; F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02-0008-07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大领域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这三者相互配合, 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是, 近些年全球贸易冲突的加剧不仅对中国的进出口交易构成了限制, 还使得投资成本持续上涨, 融资难度日益加大。在当前复杂且多变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 转型升级的需求日益凸显其紧迫性。在此背景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着力扩大内需^[1]。这一战略部署确立了明确的方向, 表明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前拉动经济增长、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2]。

作为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3], 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其结构变化对挖掘内需潜力和提升经济活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双循环”发展格局下, 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4], 其重要性愈加突出。因此, 深入研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内需的形成机制, 还能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的繁荣。通过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深入探讨,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其消费特点和趋势, 从而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 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5]。同时, 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有助于推动农村经

济的转型升级, 进一步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 本文在通过深入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助力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 文献梳理

关于居民消费结构, 一些学者已从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例如, 王箐等^[6]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 食品性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正向作用, 平均消费倾向和人均消费恩格尔系数则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Fan^[7]指出, 食品的基本消费需求和边际消费倾向在消费支出结构中处于首位, 消费方式逐步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王琪延和张珊^[8]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结构的跨期变化, 发现疫情引发的收入不确定性增加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并导致消费结构变化。王婷等^[9]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检验分析了安徽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发现老龄化对消费结构有积极正向影响。这些研究共同揭示食品需求、收入水平、疫情冲击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从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张屹山等^[10]依据非位似偏好理论, 通过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AIDS)模型

收稿日期: 2024-08-06

作者简介: 刘佳悦(2000—), 女, 辽宁朝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学; 通信作者李岩(1973—), 女, 辽宁沈阳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学。

展示了 2003—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偏好向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高层次产品转变,显示了消费升级的趋势。刘玉飞和汪伟进一步证明,城市化显著推动了城镇地区消费结构的升级,尤其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11]。此外,成小平等^[12]发现,消费环境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居民的消费潜力,尤其是在内蒙古地区。姜森等和何理^[13]从时间序列分析出,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自 1981 年以来持续升级,尽管食品支出占比大,消费倾向依然存在显著的增长。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城市化、收入增长以及环境改善等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与升级。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消费结构经历了从“生存型”到“发展型”再到“享受型”的变迁路径。然而,近些年全球贸易冲突的加剧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居民消费行为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在当前“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居民消费结构正经历快速变动,给前人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带来了新挑战。因此,本文利用 2014—2023 年中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采用 ELES 模型计算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并结合恩格尔系数和消费支出结构,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最新动态变化,最终提出优化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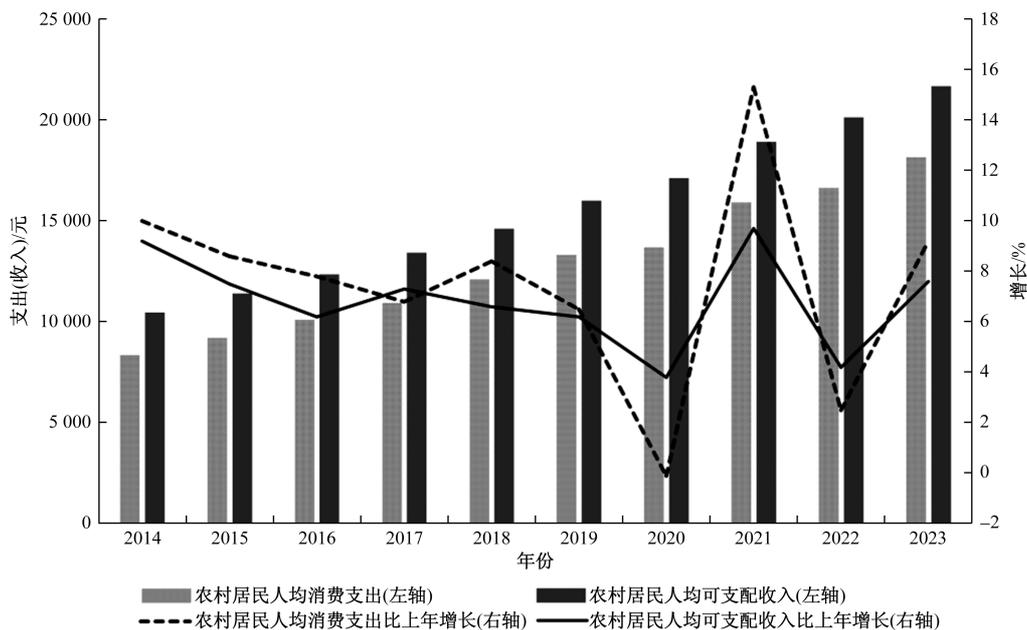
2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1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同步提升

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呈现出稳

步且持续的增长趋势,伴随着消费水平的逐步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新时代的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已不仅限于基本的温饱保障,逐渐向更时尚、更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4—2023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增长,即使在剔除价格因素后,这一增长趋势仍然显著。尤其是在 2017—2019 年期间,收入增长尤为显著,反映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尽管在某些年份,如 2020 年,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增长速度略有放缓,但总体上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图 1)。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呈现出与人均收入相似的变化趋势。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逐年增加,尽管消费支出的波动性较大。特别是在 2020 年,消费支出波动明显。然而,从年度增长率来看,除了 2020 年,其他年份的消费支出增长率均为正值,显示稳定的增长趋势。尤其是在 2023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同比增长率达到了 9.2%,进一步凸显农村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

整体而言,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同步增长趋势,说明居民的消费能力通常与他们的收入水平挂钩。在某些特定年份(如 2023 年)中,支出增长率超过了收入增长率,这可能指示着居民对未来经济持乐观态度,预期收入将会继续增长,更愿意增加当前的消费。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图 1 2014—2023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消费情况

2.2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呈波动趋势

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消费者生活状况的关键指标,通过计算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占比,精准地反映家庭、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状况。恩格尔系数的高低直接关联着家庭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比,系数越高意味着经济水平相对贫困,反之则表明经济状况较为富裕。具体而言,恩格尔系数若超过 70%,通常被视为处于饥寒状态;若处于 59%~70%,则界定为贫困状态;50%~59%的区间代表温饱状态;40%~50%则属于小康状态;30%~40%的区间表示富裕状态;而恩格尔系数低于 30%,则代表处于最富裕的状态。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异及其演变趋势,利用国家统计局 2014—2023 年的官方数据,构建了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时序如图 2 所示。通过系统比较,发现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始终高于城镇居民,且两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收入偏低问题,导致基本生活(如食品)在支出中占据较大比例。研究显示,在 2019 年之前,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14]。这一现象反映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居民收入不断提高,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占比逐步降低,消费结构日趋多元化,标志着居民整体生活水平显著提升^[15]。然而,近年来,多重外部因素对这一趋势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包括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全球经济动荡、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这些因素导致多个行业遭受重创,引发大规模失业或减薪现象,进而导致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下滑。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出现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和医疗用品等必需品价格的大幅攀升,食品消费价格指数随之上升。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上升^[16],反映其生活质量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

2.3 农村地区家庭消费水平持续提高

根据图 3 所示,2014—2023 年全国农村居民在各项消费支出上的变化趋势。首先,尽管服务消费仍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比例正逐年降低。这一变化间接表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在逐年增进,消费模式也在持续改善。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对服务的需求虽然旺盛,但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却在下降,说明其消费选择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和均衡。

在过去的 10 年间,居住相关的消费支出一直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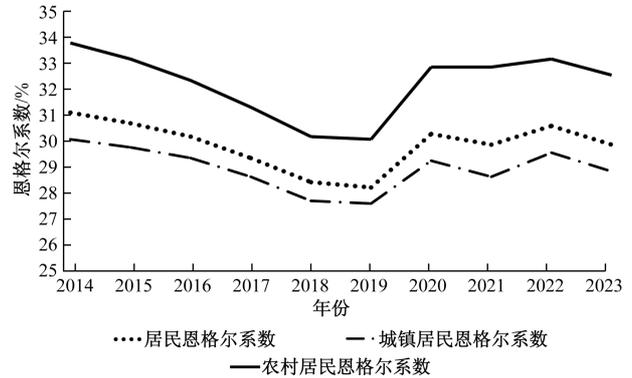


图 2 2014—2023 年全国及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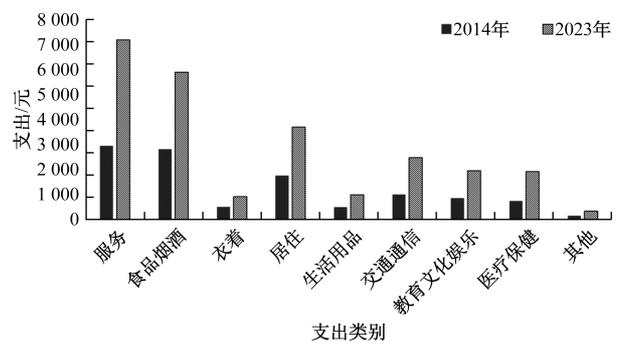


图 3 2014 年与 2023 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列第三,其占比从 2014 年的 1.03% 下降到 2023 年的 0.3%。这种下降趋势说明了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以及政策的作用在逐渐稳定这一消费类别的比例。同时,服装支出的比例也有所下降,从 2014 年的 6.08% 降至 2023 年的 5.07%,这表明农村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质量和品牌而非数量。此外,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以及交通通信的支出占比明显提高^[17],尤其是交通通信从 2014 年的 12.08% 上升至 2023 年的 13.65%,反映农村居民对于出行和通信服务需求的增长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医疗和娱乐支出的增加也表明农村居民对健康和文化生活越来越重视,显示消费观念的进步和生活品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全国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模式显示明显的变动。随着可支配收入增长,农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持续上升,消费结构也逐渐变得更加合理。通过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可以观察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整体上的提高,且在非食品类商品的消费上显示越来越多的兴趣。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教育与娱乐以及交通通信方面的开支增加^[18],显著地反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农村居民由基本的生存型消费转向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19],他们的消费需求和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发展。

3 基于 ELES 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3.1 ELES 模型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是经济学中用于深度剖析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20]。该模型在 1954 年 R. Stone 提出的线性支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相较于传统的恩格尔系数分析, ELES 模型展现更为全面且精细的研究特性。在特定的时间段内, ELES 模型着重分析并强调,居民的消费决策过程会受到其收入水平以及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从而决定他们对各类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通过量化表达收入、价格与消费决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ELES 模型能够全面且精确地描绘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而深入揭示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规律。

模型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P_i X_i = P_i X_i^0 + \beta_i (I - \sum_{i=1}^n P_i X_i^0) \quad (1)$$

式中: P_i 为第 i 类商品的价格; X_i 为第 i 类商品的实际需求; X_i^0 为第 i 类商品的基本需求量,且需满足条件 $X_i > X_i^0$; β_i 为第 i 类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21],且需满足条件 $\beta_i > 0$; I 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n 为商品的种类总数^[22]。令

$$\alpha_i = P_i X_i^0 - \beta_i \sum_{k=1}^n P_k X_k^0 \quad (2)$$

则计量形式可以写为

$$V_i = \alpha_i + \beta_i I + u_i \quad (3)$$

式中: V_i 为第 i 类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消费支出; α_i 、 β_i 为待估系数; u_i 为残差无关项。

对式(3)进行估计,可以得到 α_i 和 β_i ,进而得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除此之外,利用前文推导出的公式,可以进一步计算出需求收入弹性。

需求收入弹性公式为

$$\delta_i = \frac{\partial X_i}{\partial I} \frac{I}{X_i} = \frac{\partial X_i}{\partial I} \frac{I}{X_i} = \beta_i \frac{I}{V_i} \quad (4)$$

3.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涵盖 2014—2023 年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各类商品消费数

据,并将数据分为八大类,即 $i=8$,并基于这些数据构建 ELES 模型。

3.3 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如 Eviews12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估算 ELES 模型的参数^[23]。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F 的显著性测试是评估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关键指标,通过此测试表明自变量在模型中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ELES 模型的 F 在 5%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模型整体效果良好。此外,模型的 R^2 接近 1,表明拟合度高,即模型能够有效解释消费结构的变动。在本文中,消费结构的相关系数 R^2 均超过 0.95,这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在 95% 的程度可以通过居民人均收入的变化来解释。

表 1 2014—2023 年农村居民消费 ELES 模型估计结果

消费项目	α_i	β_i	R^2	F
食品烟酒	-279.989	0.282	0.984	481.799
衣着	112.991	0.037	0.982	423.573
居住	-1.422	0.174	0.991	884.699
生活用品	53.058	0.044	0.990	751.749
交通通信	-199.544	0.123	0.984	498.646
教育文化娱乐	-37.875	0.089	0.952	159.914
医疗保健	-258.655	0.099	0.980	385.544
其他	-0.758	0.015	0.956	172.314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3.4.1 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在构建经济学模型时,参数 β_i 被定义为衡量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关键变量,其数值被限制在 0~1。这个参数确立了消费者支出变化与可支配收入变化之间的比例联系,反映消费者在消费选择中的偏好。每当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变动一个单位时, β_i 就能准确地反映消费支出的相应变化。从表 1 中的数据来看,农村居民在各消费类别上的 β_i 均为正,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即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费支出也会增加。农村居民的总消费支出的边际倾向为 0.862,表明在可支配收入增加时,有 86.2% 的新增收入用于消费,这反映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意识显著提高。

在深入探讨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时,食品支出显示显著的边际消费倾向,数值达到 0.282,领先于其他消费类别。这一现象揭示了在可支配收入中,一大部分资金被用于食品购买。

虽然恩格尔系数在近年有所降低,但 2023 年仍高达 32.4%,这不仅反映生活水平的改善,也强调食品支出在推动消费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居住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174,排在第二位,这表明农村居民在住房方面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依旧非常重视。第三位的是交通和通信支出,边际消费倾向为 0.123,得益于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与普及,以及居民生活条件的提升,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交通工具需求和通信支出的增长。医疗保健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则为 0.098,位于第四,反映农村居民对医疗服务的增强意识及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

3.4.2 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需求收入弹性是一个关键的经济指标,用来评估在商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变动对消费需求量的敏感程度。这个指标通过百分比来表示居民收入变化对消费量的影响,通常用 E_m 来表示。 E_m 如果为负,意味着相关商品为低端消费品;如果为正,这些商品则被认为是标准消费品。这种分类有助于了解不同收入水平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在正常消费品的框架内,需求收入弹性的程度进一步得到细分。具体而言,当 $0 < E_m < 1$ 时,表明该商品需求对收入变动相对缺乏弹性;当 $E_m > 1$ 时,显示其需求对收入变动具有高度弹性^[24]。由式(4)可以计算出 2023 年农村居民 8 项消费支出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并由图 4 进行可视化展示。

根据图 4 所示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在八项主要消费支出上的需求收入弹性均显示为正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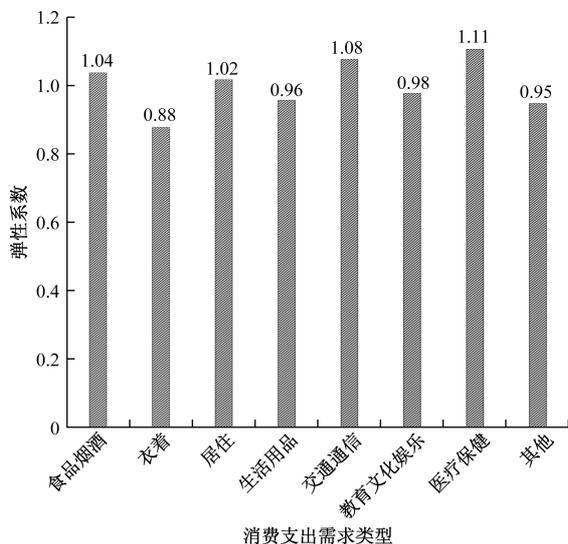


图 4 2023 年农村居民 8 项消费支出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表明这些消费均属于正常商品支出的范畴。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递增,人们对各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也呈现出相应的增长态势。同时,医疗保健、交通通信、食品烟酒和居住等四项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均显著超越了 1 的阈值,表明这些消费需求的增长速率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率,从而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25]。此现象不仅反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也凸显人们对健康、便捷和舒适生活的追求。食品消费需求收入弹性高达 1.04,不仅反映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更体现对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更高追求。此外,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也达到 0.98 的水平,虽然与前述项目相比略有逊色,但同样表明其在农村居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数据反映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日益注重个人成长和休闲娱乐,愿意为教育、文化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投入更多资源。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服务性消费和品质型消费在总体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逐渐提升,体现农村居民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强烈意愿和实际行动。

4 结论

本文针对 2014—2023 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数据表明,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在此期间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同时,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显著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以及消费结构的逐步合理化。在探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时,可以注意到在交通通信、居住,以及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这些倾向相对较高。相对而言,衣着和日用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种变化模式深刻反映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重心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转移到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享受。此外,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在医疗保健、食品和衣着等领域的支出持续增长,而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的支出却呈现减少趋势。这表明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对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增加,而对于教育和娱乐等非基本消费的兴趣相对减少^[26]。需求收入弹性的分析进一步证实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村居民消费模式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重点采取措施促进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5 政策建议

5.1 构建农民收入增长机制,健全农村消费保障体系

为促进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应建立有效的收入增长机制,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以及稳定扩大农民转移就业等方式,切实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在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同时,确保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充分保障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农民的消费潜力,也可以为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5.2 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加强教育文化投入

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消费质量。通过加强农村市场的建设,包括改进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27],以及推广现代流通模式到农村地区,可以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农村消费的城市化进程。同时,增加对农村教育和文化的投资,尤其是保障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可以通过教育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丰富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5.3 强化政策引导与监管,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加强农村市场的政策支持和监督,确保相关政策真正落实到位,惠及农民。此外,构建完善的农村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服务平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及价格的监控标准,从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升级,倡导农民购买当地农产品和特色商品,同时培养农民的理性消费习惯,防止不必要的过度消费。进一步支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扩展农民的消费途径,满足他们对多样化和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潘金鑫. 基于 ELES 模型的中部六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 中国商论, 2023(13): 67-70.
- [2] 夏安玲. 扩大内需背景下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机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3): 67-71.
- [3] 王奕. 基于 ELES 模型的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 湖北农业科学, 2023(9): 209-213.
- [4] 邓雪莉. 双循环背景下扩大内需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关联性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 5-8.
- [5] 雷洪博, 王佳琦, 张宇飞, 等.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J]. 金融经济, 2023(8): 43-54.
- [6] 王箐, 赵大伟, 李浩然. 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15): 95-98.
- [7] FAN C Z. The new economic era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system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ase on the ELES model[J].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2022, 22: 3278194.

- [8] 王琪延, 张珊. 新冠肺炎疫情下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研究[J]. 调研世界, 2022(4): 3-14.
- [9] 王婷, 朱家明, 孔锦凡. 基于 ECM 模型的人口老龄化对安徽省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32(4): 14-19.
- [10] 张屹山, 秦颖颖, 王浩宇. 居民消费结构变迁趋势及其行业收入分配效应[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5): 76-88.
- [11] 刘玉飞, 汪伟. 城市化的消费结构升级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城市问题, 2019(7): 17-29.
- [12] 成小平, 刘国林, 付焕. 消费环境改善对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内蒙古 12 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2): 52-57.
- [13] 姜森, 何理.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研究——基于 ELES 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6): 21-26.
- [14] 汪琼, 蒋瑛. 消费需求扩容升级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6): 169-179.
- [15] 傅辉煌.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 ELES 模型的实证分析[J]. 消费经济, 2020, 36(4): 77-84.
- [16] 张荣, 张敏新. 基于 ELES 模型的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3): 36-40.
- [17] 封金妍. 基于 ELES 模型的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 中国商论, 2023(6): 25-29.
- [18] 段小红. 基于 ELES 模型的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 兰州学刊, 2010(2): 215-217.
- [19] 程婧, 臧日宏. 新时代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及优化研究——基于 ELES 模型[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20): 44-48.
- [20] 张旺月.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及实证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 [21] 王溯. 基于 ELES 模型的扬州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研究[J]. 中国林业经济, 2023(3): 22-26.
- [22] 王兆国. 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及消费行为研究[D]. 哈尔滨: 东北农业大学, 2017.
- [23] 段小红. 基于 ELES 模型的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 兰州学刊, 2010(2): 215-217.
- [24] 张静, 樊永艳, 李志晓. 基于 ELES 模型的河北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34(20): 221-226.
- [25] 陈立梅. 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分析——来自 1993-2009 年的经验数据[J]. 管理世界, 2013(9): 180-181.
- [26] 付泉.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实证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16(22): 36-37.
- [27] 郭彦. 以居民消费升级助力双循环新格局构建: 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J]. 西南金融, 2022(5): 91-104.

Analysis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Based on ELES Model

LIU Jiayue, LI 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henyang 110142,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ouble cycle” strategy, the expansion of the domestic demand mark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e consumer market is weak, and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is prominent, which needs to be studied and discussed urgently.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from 2014 to 2023,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was analyzed in depth using the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model (ELE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enditure of various consumption items and disposable income, which reveals the great potential of the rural consumer market. The analysis of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shows that with increased income, rural resid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developmental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shows that income is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rural consumption, and health care,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ood, tobacco, alcohol and housing are the focus of consumption. Finally, a series of strategic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guid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promote the full release of rural consumption potential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ELES model;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demand income elasticity